



红色工程师

谢善骁◎著

一群红色工程师的往事情怀 一段当年中国梦的悲欢记忆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014014087

I247.57
308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藏书 ★
图书馆

红色工程师

谢善骁◎著

一群红色工程师的往事情怀 一段当年中国梦的悲欢记忆



北航 C1701095

I247.57
3085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色工程师/谢善骁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96-2828-7

I. ①红… II. ①谢… III. ①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7022 号

组稿编辑: 王 琼

责任编辑: 王 琼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张 青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洵河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3.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2828-7

定 价: 3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目 录

021	诗五首中诗六十一
021	诗四首中诗七十
031	诗五首中诗八十一
031	诗六首中诗九十一
061	诗七首中诗一百一十二
091	诗八首中诗一百一十二
131	诗九首中诗一百一十二

楔子	001
一 居京不易	005
二 大洋彼岸的诱惑	021
三 告别众乡亲	028
四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	036
五 风雪夜归人	048
六 当头棒喝	055
七 艰难成行	065
八 恋人不期邂逅	074
九 欲哭无泪	081
十 第一炮总算没哑	091
十一 后院起火	104
十二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13
十三 天大的事	119
十四 重任之下	134
十五 情感之弦断了	143



十六 病中见真情	152
十七 他乡逢同窗	159
十八 老母亲的心事	173
十九 美国导师来访	181
二十 美梦姗姗来迟	190
二十一 含笑而去	199
尾 声	212

100	干 寒
103	漫 年 限 周 一
107	愿 得 自 早 遇 接 火 二
108	亲 友 众 聚 者 三
109	突 如 其 来 的 新 闻 四
111	人 生 感 悟 其 五
112	漫 游 天 岸 六
115	行 如 歌 步 七
117	重 温 旧 梦 人 恋 八
118	田 家 笑 菊 九
119	联 对 算 总 账 一 策 十
119	火 城 调 侃 一 十
119	宾 客 总 收 一 野 主 人 二 十
119	其 间 大 天 三 十
119	不 会 开 演 四 十
119	工 间 叙 文 忽 然 五 十

楔子

结束了最后的一顿晚餐，几天来全家团聚、三世同堂的欢乐气氛，如同土法制爆米花时飘出的一阵香味，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明天一早，秦晓斌的女儿秦霞及其丈夫丁洁即将一起起程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所去学校就是当年秦晓斌留学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工学院。

吃完晚饭，秦霞、丁洁正待离开餐桌，被秦晓斌叫住了：“秦霞，丁洁，你们俩先去奶奶房间坐一会儿，和她老人家说几句告别话，随后到我这里来一趟。”

不一会儿，秦霞、丁洁来到秦晓斌房间，在他对面坐下。看到父亲一脸严肃的神情，似乎有重要的事要叮嘱，秦霞有点不解地问：“爸，你还有什么事要和我们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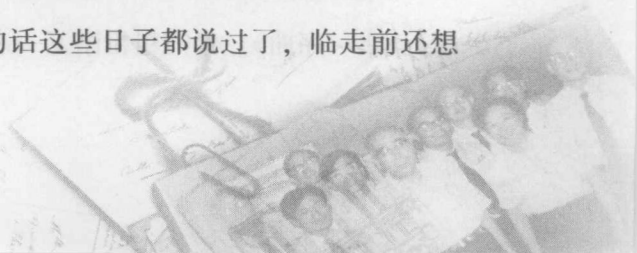
“秦霞，你们向你妈告辞过没有？”秦霞妈指的是秦晓斌前妻沈桂香。

“我们前天去看过她了。”秦霞说。

“她都好吗？”秦晓斌关切地问。

“她很好，对我们有机会去美国留学很高兴。”

秦晓斌点了点头，起身走到写字台前，拉开抽屉，从里面取出一个精致的大信封，交给秦霞：“该说的话这些日子都说过了，临走前还想



交给你们一件特殊的纪念物，请你们带到美国，永远保存在自己身边。”

秦霞茫然地从父亲手中接过大信封，与丁洁相视对望了一眼，迟疑地看着父亲，问道：“我们现在可以打开吗？”

“当然啰！你们先打开看一看，然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回事。”

秦霞小心地打开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张12寸的放大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尽管是黑白照，清晰度也显得稍差，但仍然掩盖不了她光彩照人的美丽形象。

“爸，照片上这个人是我妈吗？”丁洁觉得像他妈妈丁敏，却又不敢完全肯定。

“认不出你妈了？这是她大学的毕业照，在我们分手时她送给我做留念的。她一生中除了因证件所需拍过两三张一寸照外，就没有别的什么照片了，所以我将它翻拍放大后用作她的遗照。”

“丁阿姨真漂亮！”秦霞看着照片，赞赏不已，接着又补充说，“她第一次来我们家时，我就觉得她像个电影明星。”

“她是我们的系花，也是我们班上唯一的一朵花。”停顿了一会儿，秦晓斌接着说，“丁敏在有生之年从未出过国门。她曾有过两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但都被不公平地剥夺了权利。最后当她考取公费出国留学且被赫斯教授接纳的时候，病魔却随着幸运之神一起光顾，使她永远失去了机会。所以，我希望你们将她的照片带到美国，和你们一道过留学生活，实现她的未遂之愿。秦霞，信封里面还有一首诗，你也把它取出来吧。”

信封里果然还有一张纸，上面有一首用小楷字体抄录的诗，题为《苦酒集·序曲》。秦霞粗略浏览一遍后，不禁轻轻地朗读起来：



我把我燃烧的诗，
制成一只精致的酒杯，
伴同我天真烂漫的幻想，
我们一起在酒杯中沉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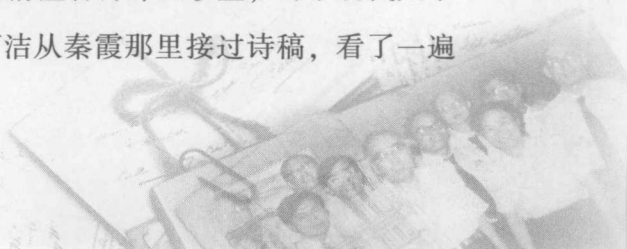
我把我炽热的诗歌，
造成一具玲珑的棺材，
伴同我心猿意马的青春，
我们一起在棺材中安睡。

我把我赤诚的诗歌，
掘成一座华丽的坟墓，
伴同我业已消逝的爱情，
我们一起闭上了眼睛。

“爸，这首诗是您写的吗？写的是谁？写得很感人啊！”从整首诗的文风，秦霞一猜就知道是父亲的作品，不过很想了解它的背景。

“这是我在大学时代写的一本情诗的序曲。在学校念书时我与丁敏曾经热恋过，但最终遗憾地分手了。从相恋到失恋的日子里，我写下了几十首小诗，题名《苦酒集》。那时我是德国大诗人海涅的狂热信徒，对他的两本代表作《诗歌集》、《新诗集》百读不厌，因而这本《苦酒集》的诗风也深受他的影响。把这首诗和照片放在一起交给你们，既是寄托我对丁敏的追思，也是希望你们能陪伴着她，尽一份孝心。”

“爸，你们那个时代，对恋人的情谊看得那么珍重，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啊！”丁洁从秦霞那里接过诗稿，看了一遍



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

“我也听说，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爱情有时成了逢场作戏，男女学生不负责任的临时同居，更是见怪不怪。很多年轻人以为这就是改革开放，就是他们所向往的美国式自由。其实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不仅背弃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而且也误读了美国等西方世界的爱情观。不过作为这一代人的父辈，我们没有尽到教育和传承的责任，应当反省和自责啊！”

“爸，您能给我们讲一讲您和丁阿姨的故事吗？”秦霞恳求父亲。

“好的，也该让你们知道了。不过故事很长，在你们走之前是不可能讲完的，但我可以写下来，以后寄给你们。”秦晓斌沉思片刻，决定把存储在他心中的一段往事告诉秦霞和丁洁，但不仅仅限于他和丁敏的恋爱故事，他要讲述他、丁敏和其他毕业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同学，一代在红旗下长大、由年轻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红色工程师”的人生经历。

在当前金钱能够呼风唤雨的时代，作为父辈的秦晓斌，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回顾唤起良知的回归，通过怀旧诉说对激情的怀念。他要告诉他的听众——即使只有秦霞、丁洁两个人，他们的父辈是怎样地承前启后、豪情满怀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又是怎样地无怨无悔、终生不渝为中国现代化大厦奠基铺路的。但是他的怀旧情感也可能被一些人嘲弄和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他的诚挚期望也难免会被一些人贴上过时和自作多情的标签。好在眼前只有两个听众，而且是两个十分尊敬他的粉丝，他完全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一 居京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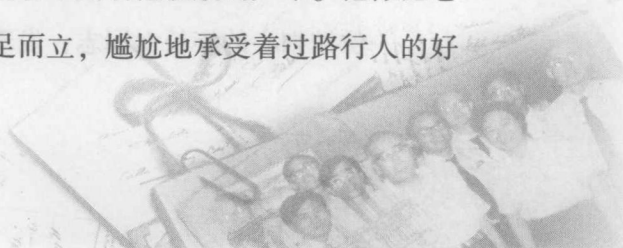
人生旅途风云变幻，谁也免不了有过蹉跎经历。然而对于秦晓斌来说，这段蹉跎岁月似乎来得太匆促，也太漫长了。

两场政治运动——“四清（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一个充满激情的大学毕业生蹉跎了整整十年。

当秦晓斌来到革命单位报到之际，也正是他的蹉跎岁月开始之时……

1964年9月，北京金秋的一个早上，一列由南而来的蒸汽列车大呼小叫地驶入北京站。列车刚刚停稳，一群年轻人就迫不及待地携带着行李从5号车厢鱼贯而出，争先恐后地奔向出口处。他们是一群同被分配来京并相约同行的浙江大学应届毕业生，其中一个瘦高个子就是材料科学系的秦晓斌。

站外广场停放着标有各单位名称的迎新车辆，还有人举着牌子站在自家车子旁边。同学们各寻其车，很快就各得其所，一个个随车远去。但秦晓斌却被遗弃了，无论怎么找也看不到引他渡航的芦苇。他像昆仑山上一棵草，茫茫然地在广场上驻足而立，尴尬地承受着过路行人的好



奇扫描。直到觉得实在无望了，秦晓斌只好无精打采地叫来一辆三轮车，忐忑不安地随车飘荡，去寻访接纳他的那个神秘的“革命工作单位”。

三轮车在北京西郊一座不起眼的小院子前停了下来，挂在小院门口的木牌上写着：钢铁工业部科技情报研究所，这正是秦晓斌被学校分配来的单位。秦晓斌下车后，环顾了一下冷冷清清的四野，真不敢相信已经到了北京，这里与他心目中拥有“十大建筑”的首都相去甚远，更全无想象中那种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景象。再看小院里面那一幢安静得如同修道院的小楼，觉得仿佛来到了唐诗中的“寂寞古行宫”。“这难道就是我要度过一生的革命阵地吗？”秦晓斌不禁想起了那首《克拉玛依之歌》：“当年我赶着马群寻找草地 到这里勒住马我望过你……”

突然小院里响起广播操的乐曲，把正在门口张望的秦晓斌吓了一跳。一会儿约莫有数十个干部模样的男男女女从小楼的楼门涌出来，自动在小院里排了数行队，随后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走到队伍前面，大声地喊着：“大家准……备好，现在开……始做工……间操！第一节……”口令虽没有权威性，但还是有参考意义。人们一边嘻嘻哈哈地谈笑着，一边我行我素地做着抬胳膊、弯腰、伸腿等一系列动作，与其说是“做操”，还不如说是打哈欠、伸懒腰。做完工间操，有几个人漫步走出院门时，发现了站在门口、踌躇不前的秦晓斌，就好奇地一齐围了过去，七嘴八舌地向他询问。

“同志，你找谁啊？”

“你在这里等什么？”

“是找我们情报所的人吧？”

一位较细心的年长女同志，发现了在秦晓斌身后放着的行李，问他

说：“你是刚分配来我们所的大学生吧？”

“是的。”秦晓斌怯生生地回答。

“从哪所学校来的？学什么专业？”一位老同志接着问。

“我是从浙江大学材料系毕业的。”看着好几双眼睛如聚光灯般地射到自己身上，秦晓斌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哦！又来了一个名牌大学的。”

“学材料的，那应该是老张的人！”

那位女同志立即转身向院内大声叫了起来：“老张！老张！”老张应声出来，原来就是领操的那位男同志。他走到门口问：“是谁叫……我？”

女同志指着秦晓斌说：“老张，看你又来了一个新兵，快来接人！”

老张过来了，走到秦晓斌跟前，热情地和他握手，仿佛是见到相识已久的朋友：“你就是秦、秦……秦晓斌吧！”

这位老张显然有点口吃，但还是不费力地叫出了他的名字，使秦晓斌不由得一愣：“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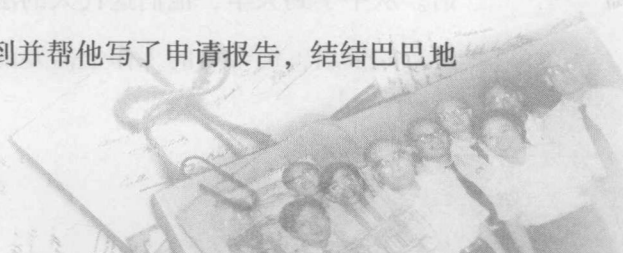
“你们的张浩主任是个能掐会算的神人，以后你在他手下工作可得小心啊。”那个女同志又在一旁唠叨起来。

“老刘，别……别多嘴了，快帮……帮我把小……秦的行李拿到我办公室！”老张提起秦晓斌的木箱，指着放在地上的旅行包，断断续续地对那位女同志下达命令。

“遵命！”老刘听话地拿起旅行包就走。

秦晓斌不会说推辞的客套话，不好意思地跟在两位老同志的后面。尽管在到京下车的时候受了点接待不周的小委屈，但此刻的秦晓斌却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张浩亲自带秦晓斌到人事科报到并帮他写了申请报告，结结巴巴地



与人事科女科长争辩了半天，好不容易给秦晓斌报销了显然超标的5元钱三轮车票，还帮他预领了第一个月也是第一次革命工作的工资——46元。这个数字恰好是秦晓斌在大学享受的甲等助学金11.5元的4倍，成为他平生收到的第一笔“巨款”。接着张浩又提起木箱，带领秦晓斌来到距小院不远的一间大房间，指着几排双层床铺对他说：

“小……秦，这是你们新……新来大学生的临……时单身宿舍，你先找个空……床位住下，休息两天，等候组……组织安排。”

“谢谢张……张主任！”刚说完，秦晓斌自己也差点笑出声来，心想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怎么自己也竟变得口吃了。

这一天开始，秦晓斌就以一名小卒的身份，被摆在了第三研究室的棋盘中，而他的主帅，身兼室主任和支部书记的一把手就是张浩。棋盘上虽然摆上了小卒的名字，但小卒还没来得及去认一认自己的位置，上面就来了通知，要求所有分配到中央各部的大学生下厂下乡参加“四清（社教）”工作队，这一走就是两年。接连两年的“四清”运动还来不及收场，另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燃遍大地。一个“立即返京参加运动”紧急电话，像一根无形的牧羊鞭，把一群放牧在野外的绵羊统统都赶回了京城。此时庄严肃穆的京城已经乱成了一大锅浆糊，而情报所也从昏昏欲睡的修道院，一下子变成了热闹非凡的马戏团。秦晓斌作为一个捧场的观众，耐着性子观看滑稽而又拙劣的马戏表演，一看就看了八个年头。

实际上秦晓斌并不是一个忠诚老实的观众，他这八年也并非完全在蹉跎中流失。在此期间他不露声色地干了两件私活：第一件是自学英语。从中学到大学，他们这代人的法定外语清一色地都是那种卷着舌头发音的俄语，但今后的工作上需要的却是英语。现在乘机学点英语，无



非是大姑娘做嫁衣——闲时不用忙时用。第二件是谈恋爱。同来的大学生中多数都有了对象，有的还急不可待地趁乱成了家，而秦晓斌仍然是少数光棍之一。“光棍苦，光棍苦！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光棍汉生活多难过。”在这百无聊赖、日长如小年的岁月中，光棍汉的日子就越发难捱。尽管星期日有时候可以到主任张浩家蹭顿饭吃，但吃罢饭回到单身宿舍后就愈加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十分关切他的张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特地叮嘱爱人陈慧敏给秦晓斌留意个合适的姑娘。

张浩是所内无人不知的“红五类”，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工人，又是一个老党员。“反右斗争”后他作为调干生进入中华大学学习，1962年大学毕业后，他就分配到北京（情报所）工作，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红色知识分子，根正苗红，如同滴水不羸的驻马店小磨香油。“文化大革命”中张浩是铁杆“老保”，但他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造反派奈何他不得，只好一再耐下“想出手时就出手”的性子，不厌其烦地对他做思想工作，希望他转变立场，哪怕做一个中间派或逍遥派也行，千万不要再管灶王爷扫院子的闲事，干扰了斗争大方向，给他们添麻烦。

尽管自己的阶级立场十分鲜明，但张浩却不希望自己的小兄弟秦晓斌也陷入派性漩涡中，以免在政治运动中摔跤。他主动跑到单身宿舍来找秦晓斌，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小……秦，这场运动很……复杂，有点像1957年的‘反……右斗争’，你对我们所……内情况不熟悉，就尽量不要踩……到这摊浑……水中去了。”秦晓斌听了这话，感激地点点头：“行，我听您的！”从此按照张浩的指点，基本上不参与两派间的派系活动。所内两个“造反派”组织，对他这个不关心国家大事、看来也做不了什么大贡献的年轻人并不放在心上，爱干什么就随他去干



什么吧。

交际颇广的陈慧敏真的不负重托，很快就为秦晓斌找到了一个贫农出身的京棉六厂纺织女工，名叫沈桂香。在“臭老九”落难的年代里，头戴“领导一切”桂冠的工人阶级沈桂香，称得上一个慧眼识英雄的有识之士。她今年已经28岁了，早已过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想到日后还要生儿育女，从内心说也急于想找个男人。生活在纺织厂这种山寨版的现代女儿国中，不要说标致的唐僧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抢手货，就是丑陋的猪八戒也不愁找不到嫦娥般的媳妇。两个人的爱情虽没有炽热到干柴烈火的地步，但也如香烟与打火机接吻，一点即燃。见了几面后，秦晓斌明显意识到沈桂香已愿意委屈下嫁给自己这个穷书生了。火候已经成熟，男方主动求婚的时刻也到了，一天见面时，秦晓斌开口对沈桂香谈起了婚期：“桂香，我看我们俩的关系已经差不多了，不如趁早结婚吧，你说呢？”

“我没意见！兵荒马乱，也不必操办什么婚礼，把两床被褥搬到一起就得了。”说着，沈桂香突然问道，“晓斌，按国家规定，房子应当由男方解决，你们单位有房子吗？”

“我还没来得及去问我们所的行政科长。既然你答应了，我立刻就向单位提出申请。”秦晓斌想得简单，以为结婚最重要的是找到对象，有了对象还怕单位不提供房子。

“我说你真是书生气十足，现在哪个单位都是烂摊子，一个个当权派都在挨批斗，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你的申请写给谁看？”

“不过我们的行政科长并没有被免职，房子还是归他管。”

“没有做主的头，你去找一个科长顶个屁用！”沈桂香对此并不乐观，“再说你了解过你们所有空余房子吗？”



“如果没有现成的空房，科长可以向主管我们的部机关商借。”秦晓斌听人说过有向部里借房的先例，不过具体怎么操作，他自己心里根本没底。

“你有把握吗？如果借不到呢？总不能到马路上做窝吧！”沈桂香感到秦晓斌说话底气不足，不以为然地瞥了他一眼，说话也没好声气。

“那怎么办呢？要实在不行就只好把婚期往后推了。”秦晓斌没了主意，小心地望着沈桂香，试探着说。

“你说推到猴年马月？这房子一时三刻能解决得了吗？”沈桂香硬邦邦地顶了过来。她对秦晓斌轻率的表态，竟如此不解自己的心情有些伤心。

“我们索性离开北京，到我老家去旅行结婚吧！”也称得上是急中生智，秦晓斌猛然想出一个好主意。

“难道旅行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准备好房子了？”沈桂香无奈地摇摇头，觉得书生真是迂腐，心里想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绕开矛盾。面对不满意的沈桂香，秦晓斌已自感黔驴技穷了，只好呆呆地站在一旁，听命沈桂香的指示。

“这样吧，你在所里尽量争取，最好先找沈主任谈谈，我回厂也和小姐妹们商量一下。”沈桂香的话里透出了一丝希望，秦晓斌顺从地点头称是。

不出沈桂香所料，所里的房子现在还是建在空中的楼阁，何时能搬到地面还遥遥无期。下一次见面时，沈桂香先开口问秦晓斌：“怎么样，晓斌，所里有希望吗？”

秦晓斌沮丧地摇了摇头：“没戏！”

“我早料到了！不过你别垂头丧气，我倒带来了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见沈桂香抿着嘴只笑而不语，秦晓斌着急起来，“你快说呀！”

“我和同宿舍的其他三位姐妹商量之后，她们主动提出让出一张双层床，三个人挤到两张双层床上，把其他两张双层床还有半间房间腾给我们作新房，中间挂一块布帘和她们隔开。”沈桂香满以为秦晓斌听后一定拍手称快，没想到他却默默无言，不禁追问道，“晓斌，你感到不满意吗？”

“没有啊，我很感谢你的小姐妹们。不过一个大男人在女工宿舍进进出出，时间一长，女同志肯定会不方便，我自己也不好意思。”秦晓斌犹豫地说。

“你们臭老九做事总是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我的小姐妹们都不在乎，你还怕什么！要不然我们就别结婚，关系也不要再发展下去了！”

沈桂香说罢，转身就要走。秦晓斌赶忙一把将她拉住：“桂香，你别急！我没说你的方案不好，只是我怕给你制造麻烦。你说我哪一天搬过去？”

“她们已经把新房收拾好啦，你自己定吧！”停顿一会，沈桂香接着补充说，“这样吧，你就后天过去吧！我一早过来帮你搬。”

“那我就在宿舍等你，你什么时候来都行。”看到沈桂香的脸色由阴转晴，秦晓斌也就放下了心。

在小姐妹们戏谑和搞笑的祝贺中，一对新人被送入“洞房”，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洞房内外仅一帘之隔，布帘可以隔影却不具备隔音的功能，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洞房内不时传出吱扭吱扭的响声，还有沈桂香显然扼制了的哼哼唧唧的叫床声，不能不对三个室友有所骚扰、撩拨